



▲喀秋莎在俄羅斯人氣高。

一九八四年，中國提出了大熊貓租借方案，想擁有大熊貓的國家可以採用短期借展的方式，請大熊貓到當地的動物園巡展。目前旅外大熊貓至少有六十四隻，分布在十八個國家。

國寶外交(下)

隨着「旅居」海外的中國大熊貓越來越多，作為一種有着濃郁中國印記的文化符號，大熊貓的影響力也走出動物園，演變成全球共享的熊貓文化，越來越多的國際合作項目開始以熊貓命名。從熊貓綠色能源集團發起建設、攜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共同推動的綠色能源示範項目熊貓電站，到以人民幣計價、由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在華發行的熊貓債券，還有世界自然基金會等許多國際組織也使用熊貓作為標誌。

二〇一七年，聯合國招募了十七名來自全球五大洲十四個國家的「熊貓使者」，承擔推廣包括消除貧困、提高公平正義、保護環境、清潔飲水、消除飢餓等任務目標。聯合國將這些志願者命名為「熊貓使者」，這源於大熊貓親和友善的形象和風靡世界的感染力。

這也是為什麼夢工廠動畫公司製作的《功夫熊貓》系列電影跨時十六年仍然賣座，加上上月上映的《功夫熊貓》第四部逾五億美元的票房，全球吸金近二十五億美元。大熊貓加上功夫，這兩個最受歡迎的東方傳統文化元素足以令全球狂熱。

大熊貓從頭到腳的憨態可掬，舉手投足的可愛呆萌，代表着中國向世界釋放出的友好與和平之意。「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以熊貓為紐帶的民間交流，為中國與世界的深度融合奠定基礎，營造氛圍。」許多外媒都曾評論和報道稱，中國的大熊貓傳遞出的是「互信、互惠與堅實的夥伴關係」這一信號。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有朋自遠方來

「五一」小長假，意外收到美國大學藝術系同事X的一封信。原來她在台北學術休假一學期，到上海調研一周，順便來無錫博物院研究館藏。得知我在老家學術休假，希望能一起吃頓飯。X那天一大早來無錫工作，下午兩點回上海，時間緊張。我倆約定中午見面，我帶她去本地人推崇的一家麵館。

走進市中心居民區一條窄窄小巷，兩層小樓的麵館熙熙攘攘。哪怕已過了飯點，顧客依舊絡繹不絕。和X商議後，我點了兩碗紅湯麵，澆頭為炒鱔糊、雙菇麵筋、涼拌馬蘭頭和薑絲。這家的陽春麵曾被評為本地第一，一向以湯頭清鮮出名。幾個澆頭不是時令菜就是本地特色，值得遠來的同事品嚐。這家麵館的紅燒青魚划水也很有名，但食材是有魚骨的河魚，X不太會吃。等了一會兒，兩碗湯麵和澆頭一起端上桌來。果然，麵條細筋道，在青花大碗中碼得紋絲不亂。澆頭是「甜出頭，鹹收口」的錫幫菜風味，本地人做菜慣用少許食糖提鮮，X覺得好吃。因為這家店受到中國人的喜愛，而不是糊弄老外的所謂老店，X格外欣賞。

X的新課題研究宋元明清墓葬中反映的遊牧民族女性的物質生活，已去了西安、甘肅、山西等地。她曾打車一個半小時從蘭州趕到甘肅南部小城，前往當地派出所樓上的博物館調研。我十分驚嘆她的冒險精神和生活能力，也越發期待聆聽她的研究成果。

有幸在老家和美國同事共進午餐，見面時間雖短，吃食雖簡單，但內容豐富。物質、精神兩方面都大有收穫之餘，尤其感念生活中的意外驚喜以及促成這個驚喜的學術休假制度。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過滄州文廟有感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一片區域，售賣文玩舊物，集聚一方閒人。北京最有名的是潘家園，金石瓷陶竹木牙角，寶貨琳琅。去過多次後，每次去我依舊會感慨，天下原來有這麼多可盤之物，人間之趣真如肥沃土地上的野草，不停地冒出頭來。

今年「五一」小長假期間，我們一家人取道冀南赴黃河入海口遊玩，夜宿滄州。晨起散步，才知酒店緊鄰着文廟。滄州文廟明初創修規制漸備，明清以來歷經二十餘次修建。目前的建築大多是近年維修復建的。門

口的孔子像前方立着一座四柱三門七樓牌坊，綠琉璃瓦頂，三塊坊額上寫着對他的稱頌，從右往左分別是「德配天地」「滄海文明」「道冠古今」。孔子像後面是一片類似於潘家園的空地，二三十個攤位挨挨繞繞擺成兩長排。一半是文玩，一半是寵物，零星幾個賣舊書報和花草，還有一個長着老年斑的遊醫用某種秘製藥水為另一位老者祛除臉上的老年斑。

我轉了半個小時，邊看攤上的貨，邊看攤邊的人。滄州文廟的這個「潘家園」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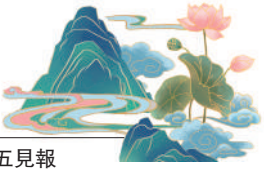
桃手串、玉料泥石、鸚鵡鴿子、金魚烏龜，應有盡有。不過，生意一般般，賣貨的比買貨的還多，而賣的與買的似乎都是老相識，唯有我這一個誤闖進來的外地人。所有攤主只顧着向自己的熟客或同行打招呼，互相誇讚着對方手裏的核桃或腕子上的手串，沒有人有興趣招攬我的生意，任我落落大方或落落寡歡地獨自遊蕩。

這些年，廟堂尤重文脈，民間追求煙火氣。二者看似兩極，實則互為呼應。文脈乃文氣所聚，煙火氣卻為文氣之基。沒有煙火氣的「文氣」冷

森酸腐，難潤人心。一個地方煙火氣與文氣之涵育，均需一群不急不躁、有心有閒之人。當他們在滄州文廟這樣的地方憩息安頓，舒洩閒情逸致，生活中的鬆弛感、人際間的親近感便多起來，文化創造於此興焉。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為什麼要工作

歸辛勞工作，自己鑿井才有水喝，自己耕種才可以飽腹，一切日常自給自足，付出了一天的勞動才換來空暇玩樂，實在不明白這跟堯帝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個典故，後人以「擊壤」比作太平盛世，而唱《擊壤歌》的老人，也被視為蒙受堯帝恩澤而不自知的純樸又無知的百姓。老人的無知，在於他不知道之所以可以自給自足，源於堯帝行德政以至天下太平，同時，他也無知於不理解自己工作的目的。

老人的勞動實踐與想法，跟現代

都市人沒有兩樣。老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辛勞，為的是溫飽，而勉強說他要追求之目的，也就是換來閒情。這樣的想法沒有錯，只是以「辛勞換閒情」的矛盾本質，太容易叫人迷失於勞動。

在此，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提醒。亞里士多德認為，工作是追求幸福的一種運動，也就是將自己的「潛在」(dynamis)轉化成「現實」(energeia)的過程，而這樣的轉化是為了讓我們可以做「更善的選擇」。

老人自給自足的勞動，或許有善

於自己，但若能他能夠明白工作的本質，以工作來創造更多的善，正如堯帝的工作，就是創造了一個善的世界，讓百姓好好生活，那麼，工作就不是勞動。

如果你發現自己正在迷失於無休止的忙碌，不妨想一想：你的工作，有善於誰？你的工作，又可以怎樣讓你做出「更善的選擇」呢？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今天的她們》

是名廚，銳意保留川菜精髓，但年事已高，且晚年染上頑疾，再加上現代化商業集團出面收購川白樓，令到顧大鵬面對重重壓力。全劇推進在於川白樓的傳承經歷，相關角色包括顧大鵬的徒弟陳東，還有大鵬的女兒漫婷及其閨密路真真，以及商業集團女高管梁清然。

劇名所指的「她們」就是漫婷、真真和清然。前二者是好友，清然本來是收購川白樓的競爭對手，但經歷一番轉折，三人在事業和個人感情上都各自成長，最終在川白樓革新之

後，再創立另一間新式川菜館，將南堂川菜發揚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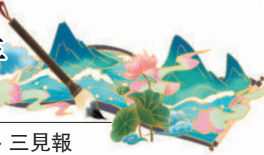
單論劇情而言，《今》算不上是頂級之作。除了在事業上的爭逐，三位女性在愛情路上亦兜兜轉轉，個別情節令觀眾難以盡信。不過，全劇對經營和保育傳統川菜的細節有不俗描寫，例如「川戲離不了幫腔，川菜少不了好湯。」觀眾對川菜能夠加深認識。

余詩曼飾演來自南方的梁清然，故事初期又是一副《新聞女王》的姿態。雖然她說着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台

詞，但卻能符合角色的背景和個性，將一位在商場上運籌帷幄，在愛情路上鏗而不捨的現代女性形象表露無遺。余詩曼在內地影視圈已經發展十多年，受到觀眾及製作人歡迎，可說是香港藝人闖出新天地的其中一個成功典範。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布魯克納二百歲在香港

章幾個月前剛演過，貝多芬《命運》也不知演過多少次。雖云曲由聽眾投票選出，但新作品《龍之因子》不會是投票結果吧？既然有斟酌空間，何不考慮來一段布魯克納？

據一位樂評朋友告知，他曾問梵志登會否指揮樂隊首次演奏「布九」？當時答案是肯定的。但到今天還是有待首演。不知道未來總監會否來得及演

出這首曠世作品。有傳聞說假如今年九月還沒有總監人選，梵志登意欲留任兩年。但願這個傳聞不是真的，因為經過十二年的重複演繹，開始有一點千篇一律的感覺了。

說回布魯克納全球誌慶，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沒有相關演出將會很失禮。猶幸香港聖樂團十日晚在香港大會堂上演一場紀念音樂會，作品是比較鮮有演出的《安魂曲》(見附圖)，也是作曲家首次創



作包括樂隊的一首早期作品。

不說不知，香港聖樂團一九九五年的首張商業錄音，正是此曲，也是該年陳永華教授首次以音樂總監指揮的演出曲目。這次是近三十年來首次重演，獨唱女高音請來香港演藝學院聲樂系主任阮妙芬擔綱，在音響最佳的大會堂音樂廳演出，值得期待。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從痴情女子到痴情漢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在《詩經》的《氓》篇中，女子純情溫柔，不顧明媒正娶的禮數，私下就向前來求婚的氓許下了「秋以為期」的諾言，結果卻遭遇「士貳其行」「二三其德」。從此篇開始，「痴情女子負心郎」幾乎成為愛情敘事的主要模式，此後的《鶯鶯傳》《霍小玉傳》《劉美案》以及現代話劇《雷雨》等，也都是女子痴情地盼與心上人成眷屬，而男子卻負心，造成悲劇結局。

在主流夾縫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負心女子痴情漢」故事。其中最讓人熟知的，一個是「奔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嫦娥背負后羿的感情竊藥獨自飛升；另一個是《水滸傳》裏，武大可謂一往情深，而潘金蓮卻常常「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要和他離婚，甚至為了與西門慶成其好事而毒死了武大。但此類文本畢竟是

少數。 詩歌、小說、戲曲是現實的反映。不過，時代在變，女子是否變「負心」不好說，但「痴情漢」不斷增加現實腳本，像近日內地的「胖貓」事件，男子自己捨不得吃貴一點的外賣卻為女友轉賬五十餘萬元，面對冷暴力，在跳江前甚至還備註「自願贈予」給對方轉去六萬餘元，可謂把愛全給了女友。大量網友知曉此痴情漢的事後，在外賣平台點單送至墜江的大橋，祭奠這位「純愛戰神」。

打開電視，相比過去女子爭寵，現在痴情漢匍匐在女主石榴裙下的文本敘事也越來越多。留心一下，近年熱播的《半月傳》《夢華錄》和《風吹半夏》等「大女主劇」，莫不如此。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黃河大合唱》

「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裏？」

「我的家，在陝西，過河還有三百里。」

……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人：我對於《黃河大合唱》最早的印象，並非「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大氣磅礴的《保衛黃河》，而是上文提到的《黃河對口曲》。

我已經不記得自己第一次聽到《黃河對口曲》是多大年紀了，應該不是小學就是剛剛上中學的時候吧，就連知道《黃河對口曲》這個名字也是很久之後的事情。當時的印象深刻，或許是因為很少在嚴肅高雅的交響樂團前聽到如此「接地氣」的對唱，或許是因為剛開始的幾輪問答，在頗具彈跳感的節奏之外，還有些幽默愉快的意趣，更或許是因為轉眼這關於家鄉與家人的閒聊，自然而然變成對已淪陷故

土的眷戀和對已逝去親人的懷念，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

此後的歲月，《黃河大合唱》在我心中已然成為了文學與音樂完美結合的典範，歌詞的文學性和音樂的旋律性巧妙融合，且將合唱、獨唱、詩配樂、對唱、輪唱、對唱等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共冶一爐。

震撼之餘，我突然發現自己聽那麼多次，都是通過電視或是網絡，從未有機會現場聆聽。既然隔着大氣電波都可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那麼現場聽豈不終身難忘？終於有機會了——《黃河大合唱》來香港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香港文化中心將上演音樂會《黃河大合唱——林大葉與香港中樂團》，黃河的豪邁之音終於可以在香江之濱奏響。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